

当代水墨收藏渐入佳境

从2006年开始,尽管中国艺术品市场迅速成长,各门类艺术品的价格也呈现火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水墨却一直处在相对冷清的状态。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深度调整,使当代水墨开始崭露头角,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道新景观。同时,在一级市场中,从“何不水墨”到“水墨原型”,再到“再水墨”“水墨新维度”……各种水墨艺术展一时间蜂拥而现,中国当代水墨在中国艺术圈和艺术市场中开始得到更大的权重。

国水墨画的价值和价格将随着博物馆、批评、收藏等系统中各个环节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同。”

一级市场推广初见成效

不仅学术机构日渐重视,越来越多的画廊也开始为探索当代水墨的艺术家扎扎实实做展览、做市场,譬如香港万玉堂画廊、红门画廊、对比窗艺廊、季节画廊等,而蜂巢艺术中心则表示将把当代水墨作为重点推广对象,今年半数以上的展览将会围绕当代水墨这一主题展开。

与此同时,国外的商业机构也不放弃这一市场。今年5月,佳士得在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推出了“阅墨——中国当代水墨画展”私人洽购展览,佳士得水墨专家 Carmen Shek 解释道:“当代水墨是一个新兴市场,我们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从纽约举办的展售情况上来看,无论是参观者还是买家的反应都表明国际买家对当代水墨有着广泛的诉求。以整体形式在全球化语境下推出这些艺术家及他们的创作无疑是一种跨文化的积极动作。”香港佳士得中国书画部国际总监江炳强也指出,这是响应全球市场对中国当代水墨兴趣渐浓而做出的新举措,“我们希望透过举办一系列展览,推广中国当代水墨画,把这一类别渐渐发展为独立拍卖。”据雅昌艺术网统计,近5年来,相

关水墨展览的热潮只增不减。2003年至2013年,全国已举办过619个以水墨为主题的展览,其中今年就出现了98个相关展览,占这10年总体量的1/6之多。

二级市场拍卖行情启动

随着2011年艺术品市场的降温,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了调整。很多拍卖公司另辟蹊径,开发新的板块。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首次推出“水墨新世界”专场拍卖,53件拍品成交率高达92.45%,成交额达1377.4万元,其中有4件拍品过百万元。同年秋拍,中国嘉德继续推进“水墨新世界”,44件上拍作品成交39件,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备受关注。北京保利也在2012年秋拍首次推出名为“中国当代水墨的中坚力量”的夜场拍卖,49件上拍作品,成交44件,成交率为86.27%,成交总额高达3386万元。今年,中国当代水墨继续升温之势。在2013年中国嘉德香港春拍中,嘉德首次推出“香港水墨”专场,共有20位艺术家的25件作品亮相,受到藏家热烈追捧,成交比率高达88%。

然而,虽然很多拍卖行开设了名为“水墨”的专场,但是传统的国画作品依旧占据了专场的大半江山,当代水墨的市场占有量依然很小。如徐累的作品在二级市场的成交率虽然达到了93.83%,但是其总成交额仅为5103万

元,今年保利春拍上拍的作品《向达芬奇致敬——天花》以402万元的价格成交,为徐累作品的最高成交记录。李华式的上拍总量仅为23件,成交总额为1998万元,成交价格最高的作品《山水作品之十五》,为350万港元。相对于动辄千万元的近现代绘画和当代艺术,中国当代水墨的市场似乎还没有发展起来,不过,水墨作品的成功易主也让人更为直观地看到了当代水墨在未来艺术市场当中的市场价值。

在拍卖场上,香港及内地的主要拍卖公司都将当代水墨作品列入当代书画中进行拍卖,或者将一些数量有限、具有当代观念的水墨作品归类到以油画为主的当代艺术专场中进行拍卖,当代水墨的市场规模还尚不足以形成专场的规模。由此观之,当代水墨刚刚受到市场的关注,大部分当代水墨艺术家的拍卖行情刚刚启动。

收藏的好时机已经到来

梅摩艺术品指数曾根据达明·赫斯特投资的重复拍卖数据,推算出2006年前购买其作品的藏家取得12.9%的年均复合回报率,相反,2006年后购买的则年均损失达到了7.7%。由此可见,时机对于艺术品投资至关重要。艺术品的收藏也应该在艺术品学术价值上有所定位,而市场刚刚开始的时候最为合适。

中国当代水墨经过30年的研究评论,其学术价值已经得到肯定,水墨的表现形式也日渐成熟,大部分水墨艺术家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有的年轻艺术家在市场方面完全是一张白纸。所以,当下投资当代水墨较之其他艺术领域的投资有着多方面的优势:

其一,当代水墨市场仍处在尝试阶段,它还只是一个正在逐渐引起市场关注的新领域。以目前国内拍卖市场中流通的当代水墨作品的数量而言,其尚处于一个市场新的增量状态,还不足以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因而很少有大额资本的介入和恶意炒作,投资环境较好。

其二,当代水墨从学术和创作都已酝酿多年,一些优秀艺术家必然会留在当代水墨史上。目前当代水墨的很多优秀作品因缺乏关注而整体价位偏低,多在5万元至50万元之间,价格逾百万元的都很少,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代水墨会走向市场喷发的时期,对于真正的藏家来说,现在介入当代水墨是个很好的机会。当代水墨的真伪鉴定因创作者的大多健在也变得相对简单,投资风险小、效益高。

其三,由于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地区藏家的介入,当代水墨已具有一定的国外买家基础,当代水墨具有国际盘的优势。整体而言,当代水墨的市场未来仍然看涨。



潘公凯《秋水》

□□ 李桂仁

学术研究助力当代水墨前行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水墨开始出现。近年来,围绕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学术界展开了很多的研究和梳理。与此同时,学术机构举办的相关中国当代水墨展也同步前行,这些展览对中国当代水墨的传播和推广、影响收藏家的收藏方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在前些年先后策划了“开放的水墨”“墨非墨”“墨变”等一系列当代水墨展览,可以说是“当代水墨”成长的见证者和推动者。2012年4月,他又在今日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策划了两个重要的当代水墨展——“再水墨:2000—2012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和

作为当代艺术话语的建立者,西方艺术机构策划了多个以中国当代水墨为主题的展览,如大英博物馆的“现代中国水墨画展”、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文人石与中国艺术创作之路”、波士顿美术馆的“与古为徒:十位中国艺术家的回应”等等,从不同角度表现出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水墨”的关注。此外,今年12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将推出重磅展览“水墨艺术:中国当代绘画的前世今生”。

在众多学术成果梳理的基础上,鲁虹认为,当代水墨的发展已经日渐成熟,在当代艺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余丁也表示:“中

画的日记

——卢晓峰自述

□□ 卢晓峰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经常会觉得奇怪,断断续续地也写过不少东西,关于画的却极少。细想来,许是生活中、书本上所得到的感受与领悟都已放在画纸上,再用文字来表述倒显得有些多余了。

画可以自如地游走于人的感觉、认知、冥想,把一段段散碎的虚无整合成可见的意念,只要稍稍留心一下,耳目所见所闻都可被拆换成画的概念。我们可以把一卷云、一段水从自然状态中剥离出来,然后修头饰尾,将它们裹上人类的气息,重新摆布在绢素之上,意外地,它就具有了另一种生命,有了一种沾染了人间烟火的焕新意味,本是压满机械空洞的白纸上也铺陈了或浑厚沉郁、或清新隽永的无边意境。

画的范围小至个人情怀,大到国

计民生,在不同人的手里表现出不同的关照与偏爱,但当碰到关于它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时,自问自答式的解决方法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一张画的由来,以及两张甚或几张画之间的连承关系微妙异常,其间的许多关键似乎只有借助文字方能一一道清。正如画的立面是一张纸一样,画感受与感受画之间仿佛也隔有一层纸,许多时候,用画来表现对画的感受总觉得像穿了厚厚的棉袜,脚趾上的触觉神经无法尽兴摩挲那些快慰感官的内在详实。

就我而言,大部分的画来源于现实与理想的嫁接。路遇的某个场景、某张面孔、某个身影,突然间一阵微风拂面,一声婴孩的啼哭,一滴水落于池塘泛起的空澈,都会在心弦上轻轻地叩动一下,继而引出遐想无限。也会有沉年积郁在心头的某些情绪,冗

冗总结,如扯不断的丝线,密密地缠杂一处,形成蓬蓬的一团乱。梳理它们是件相当劳心的工作,总想在这些乱中找出可以用画来描述的落脚点,想找出它的缘由、它的蓬勃过程,却发现多年的纠结早已如生满浮萍的静湖,想对其溯源是如此困难,放眼望去,满目皆是一片盎然。

坐于湖边的我,手里的铅笔追随目光到处记录着,种种思绪变化尾随笔尖的铅芯在纸上游走,意识已经走开,留下的是手与眼的无间糅合,等到低头细看之时,却蓦然惊觉速写板上只有满纸的鲜绿,满纸的乱。恍然领悟,原来任何东西在经年的混杂发酵后剩下的唯有外观的合成,想抽丝剥茧般厘清种种情绪的由来显得如此艰难,留给画的恐怕只有这一团团的乱。它是超越了的乱,是经过了“看山是山、山不是山”之后的笃定的山。这样正好,因为画终究

是要落于纸上的,再多的虚幻终要借肯定的真实来显现。

许多时候,画是被当作日记来看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成败得失,都可被写进其中。一时的快乐得意仿佛一剂冲剂,在杯中水由热变凉的短暂间隔中便消失殆尽。只有那种长久隽永的喜悦方能进入画的日记,这是一种对生命由衷的热爱与向往,对美好的持续渴望,对未来的坚定与信守。同欢欣不同,失落与感伤、惆怅与黯然是可以维系更久的情绪,伴随人生的种种境遇,随时日变迁,它可以沉淀得更深厚、更醇浓,在走入画中时,也会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昂然迈进。

静心细思时,我很惊讶自己为何在走着探索之路的同时却又如此执着地迷恋于传统。传统的线、传统的墨、传统的理念都让我不能自拔,每次回顾那些曾在中国画史上放出过夺目光彩的佳作名篇时,内心涌起的激动丝毫不逊于那些西方经典。中国画是一个植根于传统哲学的完备体系,从造境、取景、塑形、用笔用墨到如何辨识、品鉴都有一套成熟的规程,但它又与书法、文学、戏剧等姊妹艺术有着亲近的联系。如何将多种脱胎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进行融合是一个困苦的提问。我们不排除个性和创新,也不排斥传统,更不排斥嫁接,排斥的是不求甚解的嫁接与为结合而结合的盲目与草率。

绘画在当下面临的环境纷繁复杂,对风格、对个性、对出位的认可与追求已达到了偏执甚至疯狂的地步。以创新为名义,以开拓为口号,矫揉造作或生硬拼凑的样式如潮水般冲刷着人们的视线,一波未平,一波又袭。快餐文化的盛行加速了人们审美的吞吐过程,垃圾食品已吃坏了多数人的胃,营养过于丰盛的精英文化反倒不适合大众的口味了。先锋的利刃不应以牺牲先贤的厚实积淀为代价,只有站在广袤的母体大地之上,才能更理智地去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



《镜像人生》纸本设色 90×180厘米 2013年



《福禄寿》纸本设色 250×250厘米 2013年



《香奈儿5号》纸本设色 90×180厘米 2013年